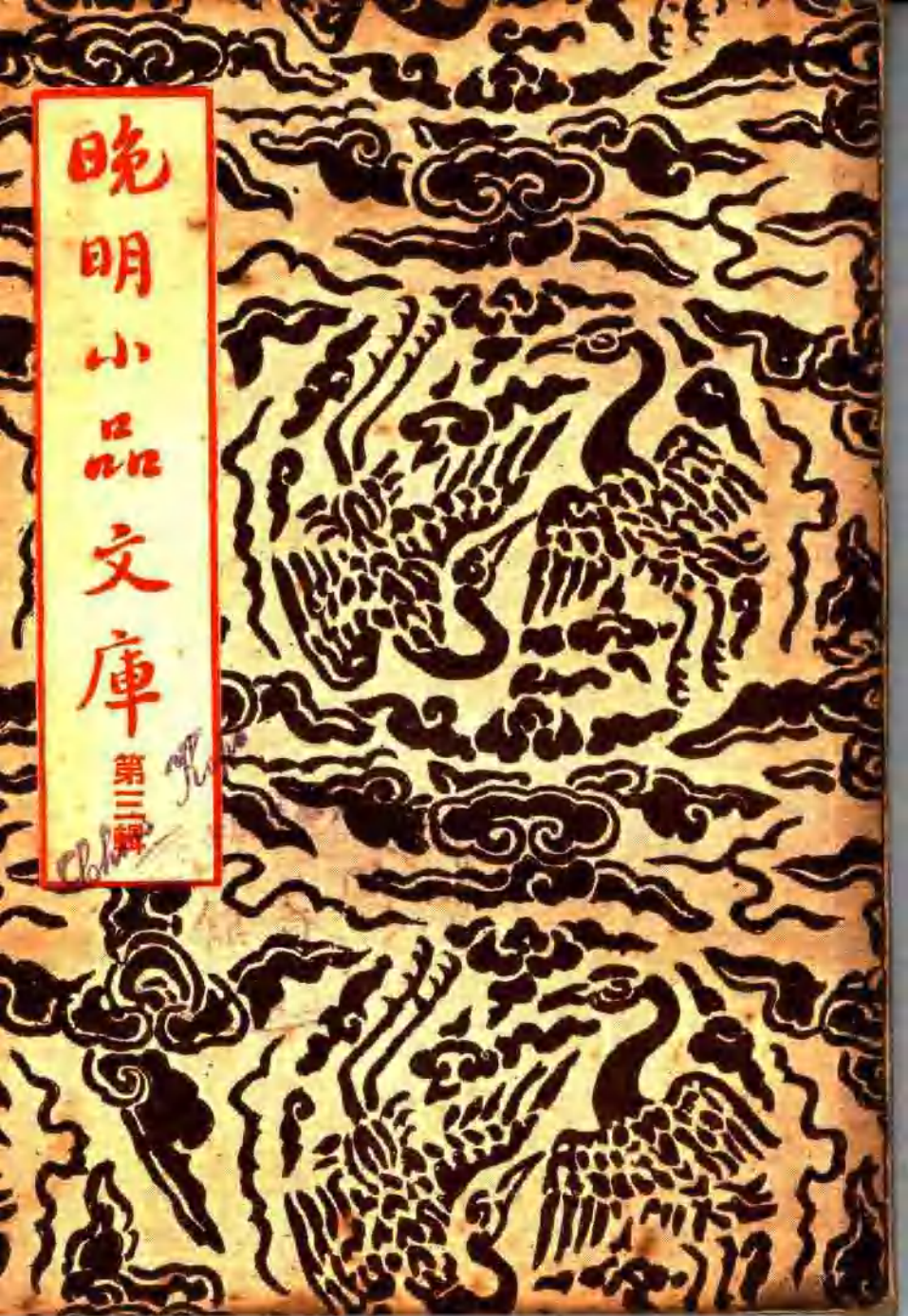


晚明小品文庫

第三輯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郡縣，後爲縣令，公爲人，中煥外冷，丰骨稜稜，性甚下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所以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旣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冥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陸續鬱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無以過也，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瘠，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子旣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剝膚見骨，迴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刀劍上事，獅子迸乳，香象

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味。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鈔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膠丹筆。逐字雋校。肌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據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楮。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瘠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譎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

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逮者至邸舍叩門公曰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有不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實訊侍者掖而入臥於堦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實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雍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劉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

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謹慎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衍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抵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譴美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藪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

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讀申韓之書得其信實必謂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魚肉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蚤。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譚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思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歎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

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揚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稽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唼。變翻可鐵。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蕪。含刀若苗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濶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外史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治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壁籠。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胆力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書之。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難仕而隱。卽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所不願學者。斷斷乎其

不學之矣。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李卓吾小品目次

卓吾論略

忠義水滸傳序

子由解老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耿楚空先生傳

三大士像議

三蠹記

三叛記

雜說

玉合(四首)

童心說

高潔說

贊劉諧

寒燈小話(四段)

楊升菴

蜻蛉謠

李白詩題詞

李涉贈盜

封使君

黨籍碑

王半山

答李見羅先生書

答焦漪園

復鄧石陽

答劉憲長

復焦弱侯

又與焦弱侯

與會中野

答友人書

復耿侗老書

與楊定見

復麻城人書

寄京友書

復澹然大士

李卓吾小品

卓吾論略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銜銜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予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並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歿。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巳。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貴。以救賤。

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爲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憤憤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月。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皆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卽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倫亦問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旣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遊邀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

書伏餘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盡哀率其弟若姪晝夜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盡席幾欲以免難云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肯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內分贖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黃宜入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嫗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往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

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漑。豐收哉。縱與必不受。肯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嫗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已俸二星。并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其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泪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真。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覺展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于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識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于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祇爲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闊。居